

试论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说发展的巨大影响

刘 涤 源

马歇尔在英美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与当代庸俗经济学之间,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的经济学说对当代庸俗经济学说的发展确实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流派繁多,众说纷纭,我们可以说,不论哪一个流派,哪一个学说,都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明显或暗含地,从马歇尔经济学说中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思潮渊源。

现在,拟从各个角度,就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上的影响,简要地试加清理。

一、创建剑桥学派,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制订一套共同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

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是从1890年初版以后,大约40年中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文献。罗宾逊夫人回忆说:“当我1921年10月来到剑桥开始读经济学时,马歇尔的《原理》就是圣经;除此而外,我们知之甚少。……马歇尔就是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英美,特别在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长期享有这种独特的崇高盛誉。《原理》这部著作凝聚并表述了空前庞杂的折衷调和经济学说体系,似乎能够解释初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现象,适应了这一特定阶段的时势需要,才受到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界的特别信奉和赞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歇尔凭藉其独特的庸俗经济理论体系,被誉为剑桥学派的创始者,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这绝不是偶然的。

所谓剑桥学派、新古典学派,其实质性的含义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彻底的庸俗化而已。具体地说,马歇尔确立了他那貌似兼收并蓄、博大精深,而实则折衷调和、矛盾重重的独特庸俗理论体系:一方面彻底歪曲和阉割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说中的科学成份;另一方面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份尽量加以夸大、发挥,并承袭其所有庸俗前辈和同辈的经济学说,调和折衷,编制一整套空前庞杂的经济理论体系,试以约翰·斯·穆勒作对比,就可把马歇尔学说之庸俗化的彻底境界,看得更为清楚。

约翰·斯·穆勒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庸俗化的道路上已经滑得很远,但在其著作中还残留着若干滴点的科学成分,还没有完成这项庸俗化的全部工作,再则,约翰·穆勒在促使李嘉图理论庸俗化和完全解体过程中,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他从事庸俗化工作所涉及的

范围还比较狭窄，所编制的折衷主义理论体系在内容上还比较简单，影响较小，因而够不上被誉为形成什么学派，而马歇尔呢？他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把李嘉图学说彻底庸俗化的全部工作；而且采用折衷调和的手法，把其他前辈和同辈的所有庸俗经济学说溶化于一炉，从而完全奠定了庸俗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它的基本观点和逻辑结构。

与此同时，他在剑桥大学任教几十年，前前后后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受过他那经济学说的熏陶，他那一整套经济学教义可谓深入人心。这些学生中有许多成了有名经济学家，人才辈出，因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剑桥学派。

这样，同约翰·斯·穆勒相比，马歇尔经济学说庸俗化体系所涉及的广度要宽得多，深度要大得多，结构要复杂得多，形象要完整得多，影响也就要广泛而深远得多。因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中，他享有十分崇高的声誉，被誉为剑桥学派的创立者和新古典派的代表人，为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各个流派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共同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

二、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基本观点

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史中，马歇尔在承袭或参考了其庸俗前辈和同辈庸俗论点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或比别人更为完整的基本观点，构成其庸俗经济学说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柱。这些基本观点对当今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确实有着重大影响。现在，让我们对这些基本观点初步加以清理，主要如下：

（1）确立“经济学”学科名称，并确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在他以前，政治经济学是这个学科的常用名称。从他开始，把“政治”字眼删除，确立“经济学”这个名称。从此以后，直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大都袭用“经济学”这个名称。同时，他明确地规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财富，也研究人，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人与财富的关系，他所要研究的人，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普通人”（ordinary man）。他认为，现代工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一种预测的习惯。这就一方面常使人们彼此竞争，但另一方面也常促使人们互相合作。但又认为，现代社会的特性，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深思熟虑的行径；主张用“工业及企业自由”，即“经济自由”去代替“竞争”。

关于经济学的目的，他强调主旨在于解救贫困和增进福利，能使“下层阶级”的生活趋于改善，因此，消灭贫困，增进福利，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试看，把经济研究这门学科定名为“经济学”，确实是马歇尔的首创。从此以后，马歇尔由此确定“经济学”的定名、研究对象及其目的这个基本观点，大体上说，就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划定一个共同的基调和框架。

（2）利用“自然不飞跃”这句格言，歪曲达尔文进化理论为庸俗进化论，来反对社会革命，支持他的改良主义教义；硬说经济进步只有量的渐变，没有质的飞跃。这就为资本主义发展前程问题确立了基调：认为它的某些缺点（如工人阶级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改良措施得到逐渐解决，根本不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

马歇尔这种庸俗的进化观点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在对待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的根本态度上，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基调。事实正是如此，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所有各个流派，几乎没有例外，都明确地或暗含地继承了这种观点和见解。

（3）供求均衡原理是马歇尔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此中包括市场调节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作用。马氏坚信这种市场机制的调协性和完善性，认为均衡是经济的正常状态；当经济

出现供求失调的脱节情况时，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自动恢复均衡。这是他那供求二元论的折衷主义经济学说体系的脊梁柱。这就必然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

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广泛使用，均衡价格体系（包括价值论及其在分配论中的具体应用）成为他的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内容。

均衡观念、供求均衡原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均衡价格理论体系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实体，也是资产阶级古典价值学说庸俗化进程中臻于最后完成境界的里程碑：他对无垄断的微观经济现象作出了最系统、最完整的分析，影响极为巨大。

（4）其他重要观点，除上述各项基本观点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些重要观点。

例如，十分重视心理因素，把人的动机及其用货币数额去进行测算，贯彻在他的整个经济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

例如，运用时间因素，把均衡价格分为极短时间、短期和长期三种类型；并且提出预期的概念。

例如，把经济研究完全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分析，最彻底地抹煞政治经济学中之质的分析，使经济学蜕变为纯粹的数量分析。

又例如，把数学推导引进到经济分析中，把数量关系溶化成几何图解和代数方程式。他采用了大量的几何图解和相当多的微分方程式去解释经济理论。

以上这些观点对日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三、为当代庸俗经济学说奠定共同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一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

（一）约翰·斯·穆勒把当时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说加以综合，构成一个空前混杂的折衷庸俗体系，其基本结构可简括为：（1）生产论——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说；（2）价值论——生产费用说；（3）流通论——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市场作用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均衡；（4）分配论——“三位一体的公式”：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

（二）阿·马歇尔在约翰·穆勒庸俗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当时各派庸俗经济学说加以综合调和，编成一个比约翰·穆勒更为包罗万象的空前折衷混杂体系，其基本结构可简括如下：（1）生产论——四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才能）说；（2）价值论——供求均衡理论；（3）流通论——“萨伊定律”；（4）分配论——“四位一体的公式”：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管理才能——利润。

以上前后两个庸俗理论体系，如前所述后者同前者相比，在广度上要宽得多、在深度上要大得多、在形式上要完整得多、在内容上要复杂得多，从而在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一根本要求上要更能符合需要得多。因此，马歇尔的庸俗经济学说体系，在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末叶这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其历史地位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

首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大约四十年的岁月里，他的整个经济学说在英美（特别在英国）完全处于统治地位，同时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界也有很大影响。

然后，从三十年代直到当前，大约半个世纪的长时期间，他的经济学说退居经济学说的近代史中，它不再以其原有的完整形态直接地起支配作用，而间接地起着这样的重大作用

——以其基本理论结构，为当代西方各个流派经济学说提供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这样或那样地成为它们的思想渊源。

本世纪三十年代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当代庸俗经济学。在三十年代中，庸俗经济学主要出现了两项重大修订：一是，如前所述，1933年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学》，提出庸俗的垄断价格理论，对马歇尔以“完全竞争”为假定前提的传统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修订和补充。二是，以1929—33年空前严重而持久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为背景，1936年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出版，提出了就业一般理论，主张政府干预、解救经济危机，对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革命”，形成凯恩斯学派。从此以后，陆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其他种种流派，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辩解，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空前庞杂图景。在当前这种庞杂图景中，我们试图把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巨大影响，概括为下列四种主要类型。

（一）垄断均衡价格仍然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增订与补充

关于上述第一项修订，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仍然是垄断价格均衡理论这一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发展分为两支：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以及关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分析，至今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马歇尔对生产者行为的分析是从“完全竞争”的条件出发的，到了三十年代，英国的琼·罗宾逊和美国张伯伦从“垄断竞争”的条件出发，考察了生产者行为，形成“厂商理论”，这只是从马氏供求均衡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垄断价格均衡分析绝不是要摒弃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分析，而只是作为一种增订和补充而已。因此，就当代整个微观经济分析而言，其基本结构无疑仍然是马歇尔理论体系，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

这样，让马歇尔的某一学说继续存在，只是在它的理论基础上，改换另一种假定前提，进行某种形式的增订，以资补充，使其更能符合垄断资本统治的现实发展。这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在影响上的第一种类型。

（二）从马歇尔综合而庞杂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中某一重要论点或重要问题，演化为成体系的经济学，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学流派。

以马歇尔的嫡系学生庇古为实例。他继承了马歇尔经济学说的衣钵。可是，他以乃师整个理论体系为基础，选择两个特定课题，撰写了两本有名的专著：一是以失业问题为中心的《失业理论》，后来成为凯恩斯创建就业一般理论时既指责、又承袭的借鉴对象。一是以福利问题为核心议题的《福利经济学》，奠定现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成“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进而发展为当代“新”福利经济和“福利国家”论等种种教义。

以福利经济学为例，它就是从马歇尔经济学说的综合而混杂的体系中，把“福利”这个重要观点，分解出来，单独列为选题而大肆发挥，撰成专著，扩大影响，后来竟发展成为福利经济学流派。当前，西方各国福利经济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着巨大影响。这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在影响上的第二种类型。

（三）凯恩斯与马歇尔：既继承、又背离的关系

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凯恩斯学派的影响比较复杂，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背离的一面。这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在影响上的第三种类型。

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师生关系极深，对马歇尔在经济学领域的业绩歌颂备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原序”中承认：“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中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谓“旧说”即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派经济学说。这里的“我们大多数”，当然包括凯恩斯本人在内。因此，马歇尔经济学说中的基本理论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对它深加信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说，凯恩斯原先对马歇尔之“四要素说”的生产论、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流通论、以均衡价格理论为中心的价值论和“四位一体的公式”的分配论，确实深信不疑的。凯恩斯在《通论》“原序”中承认，“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既然需要长时期的挣扎，才能摆脱传统教义的羁绊，这就从反面证明马歇尔传统经济学说原来对他的影响之深刻。

然而凯恩斯经过长时期的挣扎，究竟摆脱了马歇尔传统基本经济理论的哪个组成部分？又摆脱的程度如何呢？这是关于马歇尔基本经济理论对《通论》阶段的凯恩斯所具有的影响这个清理工作中的中心课题。

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理论的实体和基础。他首先向萨伊定律发起进攻，否定“供给 $\equiv$ 需求”这一传统教义，确立“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基本论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凯恩斯革命”主要就是革马歇尔上述四项基本理论中流通论——“萨伊定律”的“命”。马歇尔坚持他的流通论——“萨伊定律”，认定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调节，自动促使供给与需求趋平、并保持均衡，不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用凯恩斯的术语来表述）之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呢？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危殆局势下，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突出地表现为最迫切、最困难、最需要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凯恩斯抓住“需求不足”这个病症作为研究对象，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贯穿在其就业理论整个体系的中心课题。他用“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去取代“萨伊定律”，认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供求均衡，而是经常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这样，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轴心，在理论上，集中地探索有效需求所以不足的各种因素和原因，构成其就业理论体系；在政策上，制订弥补需要不足的各种政府干预措施，构成其需要管理方案。总之，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他就背离了马歇尔基本理论中流通论，这是“凯恩斯革命”的基本内容，由此引申出这个“革命”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这里从略。

现在，进一步考察，凯恩斯对马歇尔流通论之萨伊定律的这种背离，究竟是否彻底呢？可以明确地认定，这种背离绝对不是彻底的。实际上，这种背离只是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运行方式上的变异，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变，也可以说，凯恩斯对马歇尔在这一理论的背离，实际上只是一方面在精神实质上继承这个定律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在这一继承关系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导致并谋求供求均衡，由自由放任的一种方式改换成政府干预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萨伊定律的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自动调节导致充分就业均衡——供求均衡，否定“有效需求不足”，否定普遍意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凯恩斯呢？否定资本主义的完善性，认为它不能自动调节而导致充分就业均衡，而必须依靠政府干预，使成为“可调节的资本主义”，达到并某持充分就业均衡，消除经济危机，解救失业问题。这样，马歇尔和凯恩斯两人共同的战略目标都是有效需求充足，从而充分就业均衡，免除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两人的差异则在于：前者确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完善性，能够自动调节导致充分就业均衡，免除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后者否定这种完善性，承认“供 $>$ 求”，承认经济危机，但确认这种病症是可以医治的——通过政府干预，使需求不足得到补足，达到充分就业均

衡,免除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和马歇尔在流通论方面的终极目标是完全相同的:“供给=需求”,保持充分就业均衡。这就是凯恩斯对马歇尔的继承关系。凯恩斯对马歇尔的背离则只在于达到这种均衡的方法和途径:用承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之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去取代市场调节的完善性;用政府干预的需求管理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去取代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因此,在这点上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凯恩斯对马歇尔流通论的背离,只是用他那以政府干预为主要途径的新型“萨伊定律”,去取代传统的萨伊定律。这就是凯恩斯对马歇尔流通论的“既继承、又背离”的特殊关系。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以背离萨伊定律为主轴的;但即使在这个主轴理论方面,凯恩斯对马歇尔仍然坚持着基本理论的继承,背离只限于方法和途径问题,足见马歇尔对凯恩斯的影响确实是根深蒂固,使以“摆脱旧说”自命的凯恩斯就业理论“新说”仍然留下马歇尔旧说的深刻烙印。

至于生产论、价值论和分配论,《通论》阶段的凯恩斯仍然对马歇尔基本上采取继承态度,即使有所改变,也只限于具体说法而已。凯恩斯自己在《通论》中也承认:“……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通,——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①。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的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此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②。

显然,从上述凯恩斯本人的自述,可以明确看出凯恩斯对马歇尔之既继承、又背离的关系;尽管《通论》被誉为“凯恩斯革命”——革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命”,但马歇尔对它仍然起了明显的重大影响。正因为存在着这种继承关系,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才以凯恩斯上述言论为依据,把凯恩斯宏观就业理论和马歇尔的微观均衡理论加以综合,形成空前庞杂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派主流经济学;在其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影响,更是昭然若揭了。总之,凯恩斯原先对马歇尔经济学说信奉备至,后因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促使他创建就业一般理论,对马歇尔有所背离,但背离得并不彻底,形成对马歇尔既继承、又背离的独特关系。这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影响上的又一种类型。

(四) 新型的自由经营论各个流派:古董翻新,旧调重弹

作为以政府干预论为主导的凯恩斯学说之反对派,几个新型的自由经营论流派在五十年代以后,先后涌现出来,逐渐积聚力量,以新的面貌卷土重来。它们是当前颇为显赫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合理预期派。它们各自的人数不多,但是能量不小,重新在英美登上政府经济学的宝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总的经济战略纲领,那就是坚决信奉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性和和谐性,确认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能够导致并保持经济均衡和稳定增长,从而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它们对资本主义抱着无条件的拥护和歌颂态度,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继承马歇尔经济学说基本理论的。

具体地说,它们对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生产论的“四要素说”,流通论的“萨伊定律”、价值论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论的“四位一体的公式”,都是不折不扣地加以继承的。

以对萨伊定律的态度为例,供给学派算是最坦率地明确承认他们是信奉萨伊定律的。例如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G·吉尔德(G·Gilber)在其“凯恩斯与萨伊的对立”一文中坚持萨伊定律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会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

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从整体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他们的产品需求”。又例如,它的另一个主要倡导者A·B·拉弗(A·B·Laffer)也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这个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他称颂它包含着“一系列带关键性的经济真理”④。总之,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采取高度歌颂的态度,是直言不讳的。

至于现代货币主义和合理预期派,它们没有明目张胆地称颂萨伊定律,但是,在实际上,它们既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就必然暗含地信奉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谐性和合理性,也就必然以信奉萨伊定律这种教义为其理论依据,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三个新型自由经营论经济学流派的基本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直接继续,也是二十年代在英美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经济学说在八十年代的翻版。当然,它们也结合当前垄断资本高度统治的具体特点,并且针对着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恶果,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某些大小不同的修补,增添了一些花花絮絮,如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简单规则”和“收入指数化”等,如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减税的刺激作用和时滞等,如合理预期派摒弃凯恩斯以“心理的无理性”为前提和弗里德曼的所谓“适应性预期的预期观点,代之以“符合实际上将会发生的事情”为基调的合理预期等,如此等等,花样翻新,各具特点,因而形成各树一帜的三个保守主义流派。

总之,这三个保守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基本下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马歇尔基本理论,而又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各自作些标奇立异的新花絮,就这三个经济学流派而言,马歇尔经济学说基本理论的影响体现得最完整、最突出、最明显。关于马歇尔基本理论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上的影响这一清理工作中,这三个流派在思想脉络的继承关系可以算是最显而易见的。这是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影响上最突出的一种类型。

四、结 尾

在三个阶级社会中,相对于前两个社会形态(奴隶制度和封建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算是最复杂的一个经济机体:经济部门和机构最繁多、分工最细密,在运行上最需要协调而又最不容易协调,最经常在无政府状态和矛盾中不断运动;企业组织最庞大、最集中、最复杂,管理控制最严密;现象形态最多、次要因素最多、假象最多;实质关系(剩余劳动的剥削、被剥削关系)被层层现象形态、次要因素和假象隐蔽得最厉害。同时,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最强大、组织最坚强、阶级觉悟最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最精深,最终消灭阶级剥削。在这种阶级斗争尖锐而复杂的情势下,资产阶级庸俗辩解的学说最花样翻新,越到最近时期,流派更形纷纭繁杂。

庸俗经济学说的一个共同特性是,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剥削实质,而抓住一些现象形态和假象进行非科学抽象,编制成一套一套理论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解释。马歇尔是如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但马歇尔与当代西方各派经济学家之间,在编制理论的方式上,有一个相当明显的不同倾向,那就是,马歇尔着重于采取前辈和同辈的各家庸俗经济学家进行折衷调和,综合成为包罗万象的空前庞杂的经济学说体系。而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各个流派则有一个不同的倾向:把整个经济机体的各部门、各因素进行分解,抓住一个(或一个以上)现象形态(或次要因素、或假象),加以夸大和强调,而把其他因素撇开不计(假定它们不变、或认为它们无关重要,不予考虑),编制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理论,

定名为某某学说。

例如，如前所述，马歇尔的嫡传学生庇古，以马歇尔有关理论为基础，撰写了两本颇为有名的专著《失业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前者后来成为凯恩斯创建就业一般理论时既指责、又承袭的借鉴对象。后者奠定现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成“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进而发展为当代“新”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论等种种教义。

例如，由于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视野不同，当代庸俗经济学分解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种类型。前者在三十年代初期，由琼·罗宾逊和张伯伦以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为蓝本，将垄断竞争（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前提取代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假定前提，建立垄断价格理论体系，作为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增订和补充。后者在三十年代中期，由凯恩斯以就业不足的假定前提取代马歇尔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对马歇尔经济学说既背离、又继承，创立就业一般理论，形成凯恩斯主义，进而发展成“后凯恩斯主义”的几个支派，成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

又例如，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形成种种流派。凯恩斯着重探索需求方面，编制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中心的就业理论，形成盛极一时的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倡导者着重探索供给方面，重弹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老调，编制成供给学派经济学。M. 弗里德曼着重货币因素，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编制成现代货币主义。合理预期派抓住合理预期这一事象，形成当代货币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两者间独树一帜的合理预期派。

以上种种，仅属部分实例而已。越到最近，资产阶级经济学辩解的花样越多，学派和学说的名目也就越多。它们大都或多或少受了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影响。这样，马歇尔经济学说对当代庸俗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在广度上铺得很宽；在表现上显得多种多样：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明显的、也有暗含的，有重大的、也有微小的；从而内容上也就十分复杂。这样，马歇尔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史上，确实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注释：

①② 凯恩斯《通论》徐毓柙译“原序”第1页，第322页。

③ 《经济影响》1981年第3期。

④ 《美》商业周刊1980年12月22日。